

一半烟遮
一半雲埋

章詒和

修訂版

THINKER
PUBLISHING

一半烟燄，一半雲堙

章詒和／著

ISBN 978-988-994553-4

I. 一 . . . II. 章 . . . III. 中國散文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開本(28×152mm)

200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2008年4月第二版

© 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7, 2008

© Published by Thinker Publishing (HK) Limited 2008

香港柴灣豐業街14號啓力工業中心B座11樓2室

發行代理／田園書屋 電話／2394 8863

定價／港幣\$80／新台幣\$300



作者章詒和近照

中國是有悲哀傳統的

自序

即將過去的二〇〇七年，過得很累。事情是我自找的，也是被逼的。

所謂「被逼」，是指年初拙作《伶人往事》受到國家新聞出版署的查禁，又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頒發的一份文件裏，點了我的名。個人權利受到剝奪和侵犯，身為公民，總要討個說法吧？作為研究戲劇的人，總得站起來喊幾嗓子吧？從嚴重聲明到一紙訴狀，筆杆子搖個不停。儘管明知官府不會受理，上邊也決不會鬆手，但我必須這樣做。因為它關係到人權的存滅。

所謂「自找」，便是決意要祭奠五十年前那場政治災難的死者。我們不僅要為「五十年無祭而祭」，還要追述和追究「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胡」、「反右傾」、「三年大饑荒」、「十年文革」和「六四」。幾十年無數話語，無數命債，都無可奈何地畫上潦草的句號。現在，我們要重新述說、重新書寫。只能這樣，也必須這樣，況且時間已經不多了。過份的樂觀，只存在於想像之

中。要知道，中國是有悲哀傳統的。

承蒙香港朋友之厚愛，願將我二〇〇七年所寫文章，結集成書。書中一部份是圍繞「伶人」，繼續談藝人。另一部分內容則與反右相關。香港人不大看戲，也不知「反右」，所以這本書是否有人來讀，我是毫無把握的。好在明年我將回到「最後的貴族」，繼續講那些老掉牙的往事。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於北京守愚齋

目錄

自序：中國是有悲哀傳統的

越是崎嶇越坦平——回憶父親章伯鈞

我看到了許多微笑

附件：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二〇〇四年度自由寫作獎頒獎詞

讓已逝的人靈魂安息

何必「跨疆域」

一幅另類圖像

我們有「中立空間」嗎？

一首動人的挽歌

關於文人和藝人

從伶人談起

ix

1

27

30

33

35

44

47

51

53

58

對查禁《伶人往事》事件的聲明

我的態度和立場

我沒有了退路

事態的變化和我不變的立場

章詒和行政起訴狀

人心似水

淚往下滴，血朝上湧

三千丈清愁鬢髮，五十年春夢繁華

我對散文的幾點看法

一代人的色調

傷今念昔，恨煞子規啼

一半烟遮，一半雲埋

個個心高萬丈

染透猩猩血，風釀楚天秋

把心叫醒，將魂找回

163 159 158 144 124 121 114 103 92 90 84 80 77 74

越是崎嶇越坦平

——回憶父親章伯鈞

■地主出身

問：凡五十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章伯鈞是中國頭號大右派，能否談談他的生平？

答：現在的人，只知章伯鈞是大右派。他以此獲罪，又以此留名。歷史本身就隱含着無法估計的因素在內。

一八九五年陰曆十月初一，我的父親出生在安徽桐城的一個地主家庭。所謂地主，不過小康之家。六歲那年，他的父親不幸溺水而亡。從此，他與二弟章伯韜（三歲）、三弟章伯仁（五個月）由兩位叔叔撫養。

他先入私塾，一年後轉入鄉間育才小學。我父親自幼喜讀書作文。每日歸家放



章伯鈞

* 一九九七年夏與《今日名流》雜誌主編、作家方方的書面對話。

牛，以牛背上的吟誦為一大樂事。小學畢業遂投考省內有名的桐城中學。因數學不及格，幾將落榜。後因文章着實寫得漂亮，被校長（桐城派文人）破格錄取。章家距學校九十華里，那時的寄宿生須自帶伙食。於是，我的父親每月利用假日，由家肩挑大米、菜油，跋涉返校。他得知叔父為侄兒的求學上進，不斷變賣田產，經濟日漸拮据，便更加刻苦自勵。

一九一六年二十歲的父親赤腳草鞋來到武漢，考入武昌高等師範英語系。這時，新文化運動正以磅礴之勢在全國興起。他酷愛西方哲學著述，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明確意識到中國人必須用民主科學態度去重新審視歷史，正視社會現實。從此，民主主義開始成為他政治上追求的理想。他一面勤學功課，一面結交有志之士。其中有惲代英，這個與他同齡的江蘇武進人在武昌成立了利群書社、互助社、共存社。我父親常去書社讀書學習，與惲代英相處甚洽。後又與蕭楚女相識，蕭乃湖北漢陽人，熟悉武漢社會情況，遂多與之探討有關改造社會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父親在武昌高師曾發起組織讀書會，繼而又參與組織學生會。五四運動爆發，他作為武昌高師學生會代表參加了武漢學生聯合會，積極組織武漢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一九二〇年，剛畢業的父親即被聘為宣城師範英語教員。不久，升任該校校長（宣城師範又名安徽省第四師範）。為了把學校辦成傳播進步思想的園地，他先後聘請惲代英、蕭楚女、陳霞年（陳獨秀之侄）來校任教。惲代英任教導主任兼國文教員，月薪與校長相等，大洋百元。父親與他商討革新教育的方針、計劃，決定從充實教材、改進教學方法入手。不僅使學生學好書本知識，還要懂得人生意義，樹立革命理想。為此他倆付出很多心血。利用課堂宣傳民主科學，帶領學生走出校門，去了解中國社會現狀。一次，惲代英領着學生遠走黃山，沿途作社會調查，數日不歸，家長紛紛跟父親要人，認為這是把孩子引入歧途。他再解釋也無濟於事，最後鬧得滿城風雨，還告到蕪湖和安徽省當局。半年後，惲代英被迫離職，我父親通過高語罕介紹他到蕪湖省立第五中學教書。為實現改革教育的理想，繼惲代英之後，父親又邀請蕭楚女任教。蕭楚女的作風不減惲代英，又極善講演，把個課堂作為傳播真理、批判封建思想的講壇。結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蕪湖與安徽省教育廳，又免去蕭楚女之職，父親也憤然掛冠而去。他任宣城師範校長僅一年，其敢作敢為，敢冒天下之大本

躉的教育舉措，至今在安徽老一輩人心中仍傳為佳話。後來的宣城四師，一直是皖南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當然，現在「宣師」的學生已不明細這段歷史，據說該校園裏高懸着惲代英、蕭楚女的肖像，卻無人再提章伯鈞。

■ 加入中共

一九二二年，省長許世英以安徽省公費送我父親赴德留學。他在柏林大學哲學系攻讀黑格爾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他與朱德同住一室，又經朱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黨小組副組長。一九二五年鄧演達被迫前往歐洲游歷，在這群留學生中與我的父親交往較密，常促膝長談，探索中國社會性質和中國革命的道路。對這兩個問題，兩人觀點極為接近，可謂志同道合。鄧演達的相關思想，據我父親的闡釋和回憶，可以歸納如下：

- 資本主義在中國尚未形成，在經濟上受制於帝國主義。
- 中國資產階級並未掌權，國家政權實際上是軍閥、官僚、買辦的統治。
- 各中小城市雖被外國商品侵入而塗上一些資本主義色彩，但土豪劣紳依然壟

斷了鄉村，廣大地區籠罩着封建主義制度。

· 中國現階段的社會結構，是處於「前資本主義時期」，是一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壓迫下不斷掙扎、日趨腐朽破碎的社會。而所謂前資本主義，則是指中國從東方式的封建社會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的轉變階段。

· 這種社會規定了現階段中國革命性質，是帶有民族性的平民革命，建立農工為重點的平民政權，實現節制資本（國家資本主義）和耕者有其田，以準備向更高的社會階段過渡。

鄧演達的觀點，不僅為父親所接受，而且運用於後來的革命實踐。在福建事變中他就是以這種理論為指導的。後來他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的言論，也一貫以這些理論來表明自己的主張。北伐出師，我父親一直在鄧先生左右進軍到武漢，並深受倚重。鄧演達被殺害，父親繼承着鄧演達這面旗幟，一直到新中國成立。第三黨幾次易名，但都是以鄧演達手擬的綱領作為黨章的基石。父親對別人曾說：「要像寡婦守節一樣，守住鄧先生的精神。」我想，父親用他的一生完成了自己的承諾，並付出了失敗、流放、通緝、被黜以及淒孤而死的代價。

我父親在柏林大學的四年，系統地研習了馬克思主義原著和充滿辯證精神的黑格爾哲學。因而，他有着建立在豐厚社會科學知識基礎上的理論堅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這一切，為其後來無條件獻身社會、追求進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他在北伐失敗後，參加發動南昌起義；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參加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建事變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日本一邊重新學習、反思自省，一邊又重振組織；日寇發動侵略的槍聲一響，他立即潛回香港，率先響應中共《八一宣言》；在蔣介石宣佈解散民盟的時刻，他流亡香港與沈鈞儒一道宣佈恢復民盟……。這一系列不屈不撓的表現，都與他在德國的初衷相一致。在家庭生活中父親從來不怎麼檢查我的成績單，但極其重視「如何做人」的教育。他常說：「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最起碼的條件和最終的要求就是表裏如一，始終如一。無論生憂患之中，還是處落魄之境，無論自幼至長，還是自長至老，在這個問題上應無一刻的鬆動。」

我父親的奮發求學與精神氣質，對他的兩個弟弟起着表率與帶動的作用。他去德國之後，二弟伯韜赴法國留學，為中國留法勤工儉學語文部主任，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三弟伯仁到日本留學，後去蘇聯也成為共產黨員，繼陳紹禹（王

明」之後，任蘇聯遠東區伯力學校校長。一家三兄弟相繼出國深造，被家鄉親友同學稱為「一門三國」、「一門三龍」。而且，這「三國」、「三龍」還都是共產黨。但兄弟三人均未能善終，我父親成了反黨右派；我二叔操勞早逝；我三叔在斯大林清洗中被槍決。

■不滿「左傾」路綫

問：章先生最初是共產黨，為什麼又離開了共產黨？

答：這個問題我現在只能回答一部分原因。大革命失敗後，我的父親對當時共產黨內連續出現的「左傾」路綫極為不滿。對第三國際亦大有看法。他作為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也深感自己不能適應。

所以在與中共失去聯繫之後，再也沒有主動恢復。他願意追隨鄧演達創建第三黨。鄧殉難後，他矢志奮鬥到底。在漫長的鬥爭中，他歷盡險阻，貧病交加。蔣介石用高官利誘，用權勢威迫，他都不為所動，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民主戰士。

■ 民盟——國共之外的「第三者」

問：據我們所知，章伯鈞先生不僅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領袖人物，而且還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和實際負責人。

答：是的，但現在實際上已經把章伯鈞遺忘了。記得一九八一年民盟中央召開了一次紀念建盟四十周年的座談會。母親就是興沖沖而去，悲戚戚而歸。

誰都知道，民盟是在抗日戰爭的緊要關頭建立的，它承擔着國共兩黨之外「第三者」角色和重要的調停作用，以推動兩黨團結抗敵。它是由三黨三派組合起來（即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華職業社、鄉村建設派和無黨派人士）。本着「一則團結各黨各派，抗拒蔣介石的打擊；一則同共產黨合作」的目的，父親懷着巨大的熱忱，拿出全部的精力投入了民盟的醞釀、籌建及日常工作，在周恩來的支持幫助下，奔走各方，溝通意見，尤其是爭取青年黨的加盟，我父親不知與李璜、左舜生打了多少交道。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民盟秘密成立。父親是五人常務委員會之一員，兼任組織部長。

■別以為報上登的就都是真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民盟中央宣佈撤消章伯鈞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兼組織部長的職務。

我是章氏後代中唯一的盟員。但只要提到民盟，我內心總是隱隱作痛。因為為了這個組織，我父親幾乎送命，他的家庭幾乎破裂，我和姐姐整天被攔在鄉下的紅薯地裏，形同孤兒。它存留在我心中。

問：現在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不少，您都看了嗎？

答：現在出版的關於反右運動的書，我翻翻而已，如葉永烈的，如化名為姚杉爾的《中國百名大右派》，它們算是文學作品吧。從前的血淚，可以成為現在的資本；寫別人的血淚，可以轉換為自己的資本；不懂得民主黨派，不熟諳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是弄不透反右運動的。別以為把那些舊報紙上的東西用粗針大綫穿起來，就自詡為「本書是一部系統研究一九五七年右派的問題的開山之作」，是對「那個悲劇時代的悲劇人物進行了真實的記述，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史實」。我同意這樣的觀點：文學也在分化，就整體而言，幾年來，中國當代文學基本上無所作為。文學不再是藝術，而是商業活動的特殊形式。

他們不是創作作品，而是製造作品，用發表過的文章或資料加以組合，再「返銷」給出版社。其中，紀實文學、內幕故事和名流秘聞是其着重關注的領域。

■ 一度春風得意

問：那麼，您能談談反右中章先生的情況嗎？

答：對這個問題，我只能簡而言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父親在政府部門和其它部門擔任許多職務。諸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委員、交通部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副主席、農工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等等。每年都要出國，參加世界和平代表大會。他春風得意，心情舒暢，認為自己是靠攏共產黨的，共產黨也是善待他的；與此同時，作為一個追求民主科學的職業政治家，對當時在權力行使、方針決策、政策貫徹以及意識形態、外交業務方面存在的問題，他都有所察覺，也有所議論。

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他聽了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非常興奮。認為「人民內部矛盾」概念的提出，「今後主要是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